



74
6640
88



74
6640
88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保總督蘇都叟桐城方觀承同訂

參校

賓禮十二

諸侯遣使交聘

蕙田案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聘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此天子所以撫諸侯也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頰曰視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此諸侯所以事天子也大行人歲相問殷相聘禮記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則諸侯之邦交也先王制諸侯同方岳者小聘則使大夫大聘則使卿定為比年三年

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諸侯遣使交聘

木下中也
寄贈

91-0765

之期俾相厲以禮相接以敬讓而潛消其侵
陵兼并之萌故其儀雖委折而不為繁其燕
賜雖豐厚而不為費用意固深且遠也後儒
如郝京山輩疑儀禮之文以為衰世之禮非
盡先王舊典者不明于講信修讓睦鄰柔遠
之道者也儀禮聘禮一篇述交聘之儀節最
為詳備然止是次國大聘之禮其五等諸侯
交聘散見於經傳者今竝採集別為一卷以
存其略

周禮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云云小聘曰問者聘禮文故彼云小聘曰問不亨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聘及發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二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父死子立曰世是繼世之義也左氏昭公九年傳孟僖子如齊殷聘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

二十一年故中復盛聘與此數不相當然其禮則同也

朱子曰案春官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大行人所謂殷同殷國是
也此亦鄭注乃訓殷為中與眾義異其云於殷朝者
及而相聘則又與眾義同蓋以為一二年而一大聘
也疏既以為中又云盛聘則與眾義略同蓋如喪禮
殷奠之類今未詳其孰是也

觀承案殷有眾義亦有中義殷見曰同及巡
守殷國自當主眾義此歲相問世相朝而以
殷相聘問於其中則當主中義然小聘禮輕
而人數少大聘禮盛而人數多則眾義亦可
兼之彼殷見殷國本非朝聘常期則亦兼有
中義固無不可通也

禮記曲禮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介紹介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注質謂正自相當

蕙田案此二節釋介紹之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此指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宿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疏如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賓讓而後至于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于是三揖三讓之事皆賓為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自廟宇者誤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

蕙田案此一節釋賓致尊讓于主君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

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注貺賜也賓致命公當稱拜再拜聘君之恩惠辱

命來聘者也疏君使士迎于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迎于大門之內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階西東而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聘禮云公當稱再拜是也

蕙田案此一節釋主君致敬于聘客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注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

蕙田案此節結上兩節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疏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禮親執禮以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者私以記者便文無義例也致饗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于賓館還圭璋者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賄贈者還玉既畢以賄贈之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

蕙田案以主君敬賓言之則曰賓客以聘客
尊主君言之則曰君臣注以饗食之親不親
分屬二者似拘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
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
相聘也 疏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
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謂文襄之法故不同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
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注圭璋也聘圭璋之類
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
聘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逆復之也財謂璧琮璋
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逆復重賄反幣是也

蕙田案此三節釋禮賓致饗餼還圭璋賄贈
饗食燕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注厚禮也
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

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
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注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
言盡之于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蕙田案此二節釋聘禮用財之厚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
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注禮成
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
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

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
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

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注勝克敵也或為陳

朱子曰今案疏云此雖終結聘射然自酒清肴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蕙田案此二節通釋聘射之大義

大戴禮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跪拜君之辱致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禮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體賓私覲致饗餼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

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
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
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
諸侯務焉

右聘問名義

周禮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謂相也則三積皆三

辭拜受謂受者受之于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此在道之禮于路館致之

張廣是侯伯之卿經不云積明不致積可知但

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于道全無積乎明有也

王氏昭禹曰臣下

其君二等故三積

王氏應電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積與于男同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
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謂命賓登堂也省當為饋勞用束帛

近郊勞也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內出于大車也
使者辱命來于外三讓者讓升堂登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
登受者賓聽命于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賓使者如初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
出門賓以束錦饋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
則同敬主君使也

王氏詳說秦聘禮賓掛至門內勞者致命是

不受勞于堂也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

黃氏度曰諸公相為賓敵則交擯不敵則

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于君也

蕙田案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云大
夫者大夫即卿也

致館如初之儀謂如郊勞也不饋耳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言致館者君

于聘大夫不致館也聘禮曰食不致賓不拜疏案聘禮

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饋知此

亦然也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亦案聘禮知之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饋此致

館下不云致館是五

等之臣皆無致饋也

朱子曰案注云無饋未知其何以知之若謂上經致
館不言束帛亦不言賓饋之事此亦當然則當併與
無束帛言之不當只言無饋也且郊勞有幣此禮既

五禮通考卷三 諸侯遣使交聘

如郊勞則亦有幣而鄭注司儀諸公致館亦云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此亦言致不得獨無幣也疏於聘禮亦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而於此乃遷就其說自相牴牾覽者詳之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注客辟遂巡不答拜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蓋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三辭者于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于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拜逆者三辭說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已客辟者奉君命來不敢當非故辟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三讓客登者案聘義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主君與客俱登說主君于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文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也授幣者授玉與主君也

王氏詳說案聘義君拜逆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說拜君命之辱是拜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辟而不答拜

欽定義疏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即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

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即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即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注禮以禮禮客私面私獻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聘日行之故并言之聘禮禮客用禮齊異于君鬱也案聘禮不見有私獻又於君謂之覲于卿謂之面覲面別此云私面私覲為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于君故以私面為私覲也彼無私獻非常故彼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也

呂氏曰聘禮賓奉束錦乘馬請覲所謂私覲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覲幣所謂私面也蓋列而言之則見君曰覲見卿曰面離而言之則面即覲亦可為見君如春秋傳楚公子棄疾私面于君是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

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君口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疏賓來主為以君命行聘享是以先行聘享詔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問君曰已下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

王氏應電曰客辟而對而對二字衍文

蕙田案聘禮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公拜賓亦辟經無君拜而客再對之文王氏以而對二字為衍文者得之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注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饗食與還圭共文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如將幣者旅宿主人皮弁賓皮弁饗與將幣同自餘則別

欽定義疏饗食還圭益有親不親兩法公食大夫禮公迎賓拜至此與將幣同也饗禮亦然可知意還圭亦有公親之者但聘禮未備載耳君親還圭客亦當三

辭拜辱揖讓而升堂與使卿還圭者不同矣然則司儀與聘禮一親一不親固可互備也卿還圭客主兩不拜若大夫致饗食恐無竟不拜之禮其間儀節要不盡同此經云如將幣之儀亦大槩之辭而所如者當不止於疏所云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注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

蔡氏德晉曰客不敢當君故辟而使介受命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注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疏聘禮也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

欽定義疏乘禽日日受賜故于將去總拜之諸公相為賓拜饗饗食之大禮而不拜其小禮卿則饗饗食皆旋拜之已勤矣而又拜其小此尊卑疏密之差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注爵卿也大

李氏嘉會曰以爵相為客足矣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必以國之爵音也鄭氏錡曰禮之各以其爵命其儀與辭則與公之臣同

右行禮之節

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頰聘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

蕙田案注疏詳見諸侯聘于天子門

秋官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注幣享幣也于大國則豐小國則殺主兩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紼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右圭幣

禮記曲禮諸侯使人使于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注繫于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疏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

辭及自稱于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于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

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注擯者之辭主謂見于他國君下大夫自

名于他國君曰外臣某疏謂上大夫出使他國在于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

之于齊之類疏私人擯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名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

為賓也注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疏正聘之時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也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

稱曰寡大夫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曰寡君之老

右聘使稱謂

國語周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注敵位敵也關

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竟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從者遂以入境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逆迎也執端節為信

禮記曲禮諸侯遣使交聘

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注導賓至于卿出郊勞注聘禮曰賓至于近郊門

尹除門注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注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司

重授館注司里授客所館館次司徒具徒注具徒役修司空視塗注視

也司寇詰姦注姦詰虞人入材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甸人積薪注前

薪蒸之注薪蒸之火師監燎注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注水師監水掌膳宰致飧

日飧注孰食廩人獻餼注生曰餼司馬陳芻注司馬掌帥圉人養馬工人

展車注展省各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

懷愛注小大謂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注貴國

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注正上卿監之

禮記曲禮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重慎之也主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重慎也尚左手尊左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臣

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上如揖

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

如有循舉注鄭曰舉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私覲愉愉如也注鄭

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注此一節記為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

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

執圭者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大宗伯云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于

王及相朝所用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知于天

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王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

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頤聘是也

采子集注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

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指卑不過授

禮記曲禮卷之五

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有容色和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于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蕙田案周禮玉人所稱命圭即桓信躬之等惟諸侯朝王及自相朝執之若大夫聘問執瑑圭璋璧琮降于命圭一等非命圭也邢叔明疏極分明朱子以執圭之圭為命圭偶不檢爾

右聘使之容

禮記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謂聘者所從也此謂聘者也闕門限公事自闕

西也謂聘者所從也此謂聘者也闕門限私事自闕東

朱子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闕唯上經賈疏獨云門有二闕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蕙田案古人門制兩旁有棖中間有闕棖闕之間為中門棖者門之兩旁長木闕則兩扉相合處有一木常設而不動者門以向堂為正故闕東為右闕西為左東為主位西為賓位闕東主所出入闕西賓所出入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是也臣子在本國則出入皆由闕東曲禮謂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若聘於他國則玉藻謂公事自闕西私

事自闈東公事聘享用賓禮私事覲面從臣
禮也東西兩屏各有中君出入由東屏之中
玉藻閏月則闈門左屏立於其中臣子不敢
當尊鄉黨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
門此東屏之中也兩君相見則賓由西屏之
中臣爲賓則否玉藻賓入不中門此西屏之
中也饒雙峰謂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
屏爲左入則以西屏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
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爲右入以闈東爲右郝
仲輿謂闈東西自定左右隨身出入君自內
南面東出由闈左入由右亦闈左也臣自外
北面東入爲闈右出自西亦闈右也入自闈
西則疑於爲賓出由闈東則疑於爲主故不

敢也今案二說皆誤曲禮言闈右燕禮言門
右據門闈爲左右則左右皆有定所未聞隨
身出入爲左右也賓主有闈東闈西之分君
臣但有中門不中門之分未聞君左臣右之
說也君臣常時出入皆在闈東未聞爲君者
東出西入爲臣者東入西出也曰入由闈西
則疑於爲賓是矣曰出由闈東則疑於爲主
夫不敢疑於主反儼然疑於賓矣入不敢爲
賓而出乃敢爲賓有是理乎總由不知東西
但別賓主而不別君臣左右有定所而不隨
身之出入故爲此交互紛錯之說耳至人臣
出入由闈右旣不敢當中卽當稍近闈而行
陸稼書謂由闈右卽拂闈之義甚允玉藻大

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蓋大夫士與上
介雁行於後不敢相沿乃兩君相見之儀非
常時出入之儀也

右賓出入公門

禮記曲禮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

首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疏聘禮聘

享及私覲說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是也聘

禮無還辟之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嫌與君抗賓主之禮迎拜

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疏謂聘賓初至主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君子士不

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注不臣人之臣疏君子已士以其賤故不

還士相見禮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

右賓介見主君

禮器大夫聘禮以脯醢疏大夫出使行聘禮舉主國禮之

周禮秋官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

之禮以待之注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

也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蕙田案掌客掌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此云如

其介之禮者即上諸公相為賓之禮所云凡

介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

惟上介有禽獻鄭氏謂爵卿則飧二牢饗餼

五牢大夫則飧太牢饗餼三牢士則飧少牢

饗餼太牢是也

右禮賓及牢禮之等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

禮在野在外殺禮注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禮

祭遠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首饋奠之物

疏若諸侯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俸從死時

三

除棺之外主人皆備之若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殯者在館權殯還日賓客有喪

以極行饋奠之物者小敏特豚一鼎大敏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唯芻稍之受注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粟也其正禮饋饗主人致之則受禮謂父母死

也者據正賓而言若謂侯正應母死而自父者或始封之君嘗為卿大夫容有父

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之位于祖亦云有父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謂介已下非直

喪以其俱三年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注禮亦當為腥聲之

正禮饋饗當孰者腥致之也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

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

館不復也注復始死召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

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雜記上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如于館死則其復如于家注綏亦綏也大夫復于家以元纁士以爵弁服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之家也注公館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春秋哀公十五年左氏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

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自石山西

命北入丹陽湖弔為楚所伐良吳地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

將命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問之設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介

子卒于竟內依禮惟可以尸而入殯于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介子

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引禮深以辨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

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

貞于當領于館不謂以尸將事也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

潦之不時無乃虞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注原然慎

動貌蓋陳大夫貞子介荐重也

朱子曰案上介二字屬下句釋文云屬上句誤也

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

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其積一日遷次注備猶副也絕世猶言棄

絕世猶言棄

世廢行道之日以其具殯斂所積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

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注朝聘道死以尸將事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注遭喪時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

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

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注謂主也先民有言曰無穢

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注虐士死者傳言芋尹蓋

禮知朱子曰今案疏曰案禮賓入竟而死則以尸入殯于

館而介攝其命賓至已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問之

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于

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于賓館芋尹乃欲以柩

造朝以尸將事而吳人納之杜注又以為知禮皆失

之矣

部實日格于案禮也吳人未之知也陳人亦未之知也禮賓終有于入竟者有于未將命者于入竟者主人為之殯介攝其命于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蕙田案公孫貞子卒于吳竟於禮當以尸入

國殯於賓館而後介攝其事傳所謂將以尸

入者入國而殯于公館非入朝而以尸將事

也吳人辭之蓋欲其殯于竟上不合其尸入

國故芋尹蓋有君命委于草莽之對而引朝

聘以尸將事及遭喪之禮以辨之以尸將事

聘賓之變禮也遭喪之禮主國之變禮也二

者對舉其非欲以尸將事明矣杜氏誤會文

義乃有朝聘以尸將事之說孔疏辨之極明

朱子疑芋尹欲以柩造朝而吳人納之然傳

云納之者納之使入國也吳人尚不欲其尸入國况肯令其造于朝乎蓋亦承杜氏之誤而不察也

右聘變禮

春秋隱公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范注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桓公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傳致夫人也莊公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范注祭叔天子實內諸侯叔名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鄭氏康成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夏荆人來聘杜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公羊傳荆何以稱人

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

不待再注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左氏傳始

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

命大夫也

僖公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傳齊

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注迎來日郊勞

送去曰贈賄

文公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左氏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荻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

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

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

而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喪之

也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左氏傳秦伯使西

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註大器

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

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

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注節信也此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

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注賄贈送也

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

宣公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左氏傳國武子來報

聘

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傳通嗣君也注宋共公即位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傳聘共姬也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左氏傳言伐郊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卻犇來聘左氏傳卻犇

來聘且涖盟

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朝也注拜謝公朝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公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傳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

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

嗣君也注鄭僖公初即位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氏傳衛孫文子

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

凡拜師注謝前干伐鄭師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氏傳宋向戌來聘

且尋盟

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傳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注召公為澶淵會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注在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范獻子來

聘拜城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

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

于上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

諸侯遣使交聘

左

也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

子來聘 注公節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注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蕙田案以上諸侯聘魯

又案春秋列國聘魯者九國齊來聘五晉來

聘十一宋來聘四衛來聘四楚來聘三 稱人者二陳

鄭秦吳來聘各四王畿諸侯來聘者一祭叔

是

莊公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注莊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

不稱朝聘何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已如者尊內也

三十有二年冬公子慶父如齊 注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

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

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蕙田案諸家皆以為出奔以經無明文姑存于此

于此

僖公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注莊罷盟而聘謝不敬也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注莊聘也

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

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拜曹田也

文公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

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立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

諸侯遣使交聘

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注開晉侯疾故

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為單伯與子叔

姬故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有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

盟

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社注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介 左氏

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莊叔則齊本會葬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

而數之也注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為卿介遂與得臣俱為卿是以同倫為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

冬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

賂以請會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

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平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諸侯遣使交聘

十有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
成公五年春王正月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報華元也

華元來聘

六年夏六月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賀遷也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注自為逆歸而

書者因聘而逆

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

聘且泣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襄公二年秋七月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于宋

通嗣君也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

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

諸侯遣使交聘

三

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

聘也

十有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聘且言

齊故

十有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二十年秋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

聘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

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二十有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報

范叔也

昭公二年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注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冬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孫宿遂致服焉注致少姜之祿服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

宿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晉侯享之有加籩注豆之數多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

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注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

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
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注其好貨之貨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 左氏傳賀虢也

九年夏仲孫纘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
廢入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左氏傳叔孫婼聘于宋

定公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

兼享之

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

蕙田案以上魯聘列國

又案春秋魯所聘九國如齊者十七如晉者
二十四如宋者五如陳者三如衛如邾如莒
如牟如楚者各一他如涖盟納幣逆女致女
會葬諸使非因聘而出皆不載襄五年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亦非為聘故亦不載

右春秋交聘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參校

李太保總督魏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十三

相見禮

蕙田案王制述司徒之六禮相見居其一焉蓋先王重交際之禮必介紹以通其誠贊幣以厚其禮揖讓以致其敬以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交孚之德而無苟合之咎古人列朋友于五倫而相見之禮與冠昏喪祭並舉誠重之也儀禮士相見一篇雖主于士禮而大夫相見及士大夫見君侍食見先生君子諸儀皆連類及之茲復採曲禮少儀玉藻諸

文裨其不備以存古相見之略云

儀禮士相見禮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士相見于五禮屬賓禮

張氏爾岐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未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牖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

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注贊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贊用雉者取其耿介

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牖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

疏周禮庖人夏行牖鱸鄭云牖乾維鱸乾魚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木名稱曰雉夏為乾豚形體異故變本名稱曰牖也某子謂紹介之姓名以命者言紹介

之人稱述主人之辭意傳來賓也舊未相見今始來見主人故須某子傳通備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張氏爾岐曰士與士相見之禮再請返再辭贊而後見賓初以贊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復還贊見賓而禮成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

將走見注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賓對曰某不

足以辱命請終賜見注命謂請吾子之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

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疏固為堅固堅固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注言如固請主人對曰某也

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注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

稱舉也辭其贊為其太崇也疏凡賓主相見唯此新升為士有贊又本不相識故有贊為重對重相見則無贊為輕是以辭之也賓對曰某

不以贊不敢見注見下所尊敬而無贊嫌太簡疏此士相見唯是平敬

贊相見若無贊則見是則太簡略也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注言不足

敬當其崇主人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注言依于

禮來見已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張氏爾岐曰以上皆賓在門外隨者傳言以相往復

欽定義疏此士見于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

見尊則少儀云始見君子者辭曰某願聞名于將命

者不得階主是也不曰願見而曰聞名不斥主人而

言將命者皆視敵禮為加謙也然惟致辭異耳餘儀

悉當與此同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注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于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于室下人君也疏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蕙田案賓奉贄見主人為士相見第一節賓送贄訖而出其禮主於敬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請見者賓來相接以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此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疏士冠禮賓士昏禮采之等皆有禮賓享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雷必不虛宜有歡燕故云則燕矣

欽定義疏注意蓋以燕為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款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

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蕙田案賓反見主人為士相見第二節主人請見賓反見而退其禮主於和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

將命者注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為鄉時所執來者也鄉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主人對曰某也

既得見矣敢辭注讓其來答已也疏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已家而說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凡稱主人者即前賓稱賓者即前主人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注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

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注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張氏爾岐曰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贄之事聞之主人但固請于將命者而已蓋自謙之辭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注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

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蕙田案主人復見賓還贄為士相見第三節

禮無不答取其稱也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 相見禮

又案以上士相見之禮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注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子

故氏繼公曰士于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于君答之則疑于敬使人還之則又疑于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于大門內之東為之

蕙田案以上士見大夫

若堂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注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臨其贄入有臣道也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奠贄

不親授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注還其贄者辭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辭君還其贄也擯者對曰某也

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注還贄者請使受之也

朱子曰今案某也蓋主人之名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注家臣稱私

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

賓客所不答者不受贄

請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注受其贄而夫之

欽定義疏嘗為臣而新升為公士如隨武子所舉筦庫

之士是也舊嘗為臣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

為公臣而見也禮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若公叔文

子之於僕則僕直為大夫矣其見于文子亦當與大

夫之見于大夫者少異

蕙田案以上士嘗為臣者見于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雁取知時

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一疏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二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缺一大夫曲禮云飾羔雁者以鴈

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執贄直用布為飾無畫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麇

執之注上大夫也羔取其從師羣而不黨也面左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于胸前

前結之也如麇執之者秋祭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贄也其禮蓋謂左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相見禮

執前足右執後足疏卿也者即三屬也庖人云秋行饋奠則獻當秋時也

蕙田案以上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感

注謂君所也感猶促也促恭

放氏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摯當帶見至尊之禮也

盛氏世佐曰放氏以當帶為執摯之法者曲禮之文謂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各因其宜而為高下之節不聞其以提者為恭于奉也執摯之法雖無明文以義推之當為奉不當為提何則蓋附等物于奉為便上文云左頭奉之是也故說非是當從注說

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

注容謂趨翔

張氏爾岐曰庶人謂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其見于君不為趨翔之容進退惟疾走而已即曲禮云庶人僮僮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注言君答上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

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君子士不答拜此得與大大同答一拜者新升為士故答拜或新使反也

蕙田案以上士大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疏賓不辭即受摯以君所不辱禮無受他

臣擊法者知此法不敢立禮于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非特行也

蕙田案以上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

注辯

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而君或時不然當正東而若正西而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辨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張氏爾岐曰經本言上與士相見遞推至見大夫大夫與大夫相見士大夫見君見禮已備此下博言圖事進言侍坐侍食退辭稱謂諸儀法殆類記文體例矣計知此燕見是圖事非立賓主之燕者以燕禮君在階階以西而為正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注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此謂反

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之燕則君升自階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蕙田案以上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

注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進言之法凡進言惟承尊者之問而對則不待安坐苟非對也則必安坐而後出言註專指為君言似泥疏以安為君安坐亦不可從

蕙田案張氏之說較勝敖君善亦與張同而以安為安和其志氣乃言不若仍用爾雅釋

詰文之的也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
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
者言言忠信

注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

注始視面

請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而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情不虛心也眾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若不主敬所視廣也內觀安否何如也若不主敬所視廣也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

蕙田案以上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

則請退可也注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夜侍坐

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

蕙田案以上侍坐於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

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嘗君

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巳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也此君與臣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

蕙田案注食其祭食敖氏集說引作謂君祭食當從之

欽定義疏此經蓋為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
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
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

祭品嘗食王乃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受爵者于尊所至于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若欲其醜然退坐取履隱辟而后履君為

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燕飲禮則君卒爵而後飲案燕禮當無算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

辭遂出注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退巡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于已太崇不敢當也大夫則辭退

下比及門三辭注下亦降也疏對上不致辭是士士卑放氏繼公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

蕙田案以上士大夫侍飲食于君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

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蕙田案以上先生異爵者見于士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注謂指贊者辭也不

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曰大夫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禮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張氏爾岐曰此經當有脫文註引禮弓亦多之老二字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與此經相發明謂其以君命而有事他國則擯辭不得稱曰寡君之某稱名而已若以君命出聘公士為擯下大夫則曰寡大夫士大夫則曰寡君之老

欽定義疏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則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

則稱名也士一字為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也則曰寡君之老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

君之老也蕙田案以上自稱于他邦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感以為儀注不趨上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疏秦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

踵注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述也舉前曳踵皆禮也疏因執事相見故兼言朝聘執玉之禮也

朱子曰案注疏以舒字絕句陸佃曰容彌感同惟武

相見禮

則舒然則讀武字絕句其說近是

蕙田案以上執幣玉之容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

則曰外臣

注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近郊之能今文宅或為託刺猶剷除也

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盛氏世佐曰宅當從今文為託寄也謂他國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不曰外臣者既居其地不可復同于他國也不曰刺草之臣者以非土著之民且嘗為士大夫故也孟子云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正兵此相發明孟子之時士好遊故據託者之禮言之謂之庶人者以其于所寓之國實未仕也鄭本

從古文作宅說

蕙田案以上自稱于君

劉氏敞士相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

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而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

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
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
而毋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
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
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
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
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
見君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
別詞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
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
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
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

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
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摯
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
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重婚主
於迎賓主於摯故曰摯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
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摯以三獻三揖
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
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
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
特士之自賢而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
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
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
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

弊習而不自知也。又曰先王之制士不傳摯為臣，則不見于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防，而為士者世守焉。盛氏世佐曰：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卑鄙者失身于鬪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句。見始是故將之以摯，先之以介紹，五請而後許，一見而即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必不濫；合之也難，則其交亦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賓主之情也。故為之燕以伸其款曲焉。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于盛禮也。云爾。斯禮也降及戰國而廢不講矣。唯孟子為能守之以重其道，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

觀其答公孫丑不見諸侯之問，而引曾子子路之言為證，則士之能抗節公卿者，未有不於尋常交契中慎之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微哉。斯言非豫之六二有安靜堅確之德，其孰能與于斯。

右儀禮士相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蕙田案：交際之禮，古人所重。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相見與冠昏喪祭並列。今所存者特士相見一篇而已。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于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同將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于將命者，謙也。

禮記卷之六十一 士相見禮

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也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于傳命者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于將命者耳階進也人升階必上進主請主人也客若卑退不得進斥主人也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于將命者固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亦同上

劉氏辨曰願聞名于將命者謂至于門外擯者請事答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方氏慙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于已見乃聞之于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見矣將命者蓋將主人之命而傳之者也亦擯紹之類與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願見君子而曰願聞名于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而與之元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進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先問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階後之辨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警曰聞名罕罕希也希相見雖于敵子也亟一也于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于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誓無日也以無日辭不稱見疏前明始相見此明已相見而尚尊者敵者皆云願聞名于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疎翻曰聞名者亦與之使不疎也或云始來禮廢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警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于將命者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適之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比猶比于將命者蓋冠流闕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禮喪衰威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

請見不請退見之禮既見去必由于尊者故不敢請退
燕遊曰歸于家也

蕙田案以上請見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也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每門讓于客自謙下敬于賓也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君迎賓于大門內疏凡者通貴賤

出迎客客固辭禮辭更曰固辭三日終辭固辭者客再辭不先入也
主人肅客而入肅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而右客入門而左左就其右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階卑統于尊不敢自尊疏降等則不敢兀禮故

禮記卷之五

十一

就主人階是繼屬于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以已奉君命不可苟

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其正

方氏慤曰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客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為殺

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于禮為亢客降等則殺就主人之階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注拾當為涉聲

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疏賓主至階各各讓不先登也讓必以三

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客從之者言主人先升至第一級客乃升中較一級

故云從之公食禮云連步以上注重踐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

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注重踐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

是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上上堂也在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

西階則先左足注近于相鄰敬

呂氏大臨曰禮之于賓主無不答也及門遜入及階遜登乃主人答客也主遜

而客辭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乃客答主人

也客遜而主人辭也一入門一登階賓主更

為辭遜而不以為煩此禮之所以養人深也

少儀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注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

至就席則止其辭疏此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始入門主人辭

謝于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

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

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

蕙田案以上入門登階

出禮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

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疏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而

朱子曰今案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

放此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

賤疏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末為助執于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

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已君君

尊不答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注曰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

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熊氏曰同國士見於大夫大夫拜

其辱疏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問卿卿迎再拜士

見主人拜其辱注主人必先拜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

答拜之注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為君宜辟正君故不

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臣

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相答拜也疏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玉藻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注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疏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

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疏謂士往詣卿大夫

夫出迎而答其門外之拜則士走辟之也

蕙田案以上拜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疏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南北設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頭也蓋坐在陽則實左坐在陰則實右南坐是陽其左在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北也然此乃據平常在席如此若禮席則或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于牖前丈或為杖疏函容也既來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記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問三席席之制二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丈主人跪正席注雖來或為杖者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主人跪正席講問猶以容禮待之客跪撫席而辭注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疏撫謂講問猶異于弟子

重席主人固辭注重去也去重席謂也再辭曰固疏禮器云再席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敬也尊卑有數而客踐席乃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注客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乃坐也

玉藻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注升必徒坐不盡席尺注示無所求于前不忘廉也疏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聞尊者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蕙田案以上登席

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注警內人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

聞則不入注不下謂人之私也疏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兩人能敬問密事若內人語聞于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注若奉扇然視瞻毋回者見何將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回轉扇有瞻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注不以後來變先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注示不拒人毋踐

相見禮

屨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

唯諾者不先舉貞詞乃應
陳氏謂曰毋踐履謂後來者不可踞先入者所脫之屨也踏猶躐也玉藻曰登
席不由前為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趨提也振衣與論語攝齊同欲便于坐故
當振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
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于應對也

蕙田案以上上堂入戶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
注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于堂下然
卑故未食必執飯以辭謝飯為食主故也若欲往堂下食者公食禮云賓左據簋
梁右執酒以降鄭云辭主人臨已食若欲食于堂下然是也此降等謂大夫于卿
故欲降而不降若臣于君則降也若敵者則公食
禮云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無降法也
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
注復坐
主人延客祭
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
疏祭者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遺食之人也若敵者則
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也
祭食祭

所先進
注主人所先進先祭之
殺之序偏祭之
注謂殺炙滷也以其本
脂滷醬不祭也
疏序次序也謂殺炙之屬雖
同出於牲今祭之故種種次第而祭之也
三飯主人延客食藏然

後辯殺
注先食藏後食殺殺尊也凡食殺辯于肩食肩則飽也
疏三飯謂三
者案公食禮亦以藏為加故宰三食前未食之也特牲
少牢云初食殺次食齊次食醢後食肩是辯于肩也
主人未辯客不虛

口
注候主人也虛口謂醜也客自飲以上其醜不得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
醜謂食竟湯口也用漿曰漱用酒曰醇主人常讓客故客待主人辯乃得醢也

其食不飽
注讓也謂其羹
其飯不澤手
注謂汗手不潔也澤
謂接莎也禮飯以手
毋搏飯

毋放飯
注去于餘飯下
毋流歃
注天歃
毋啜食
注天歃
毋齧

毋反魚肉
注謂已厭
毋投與狗骨
注為其賤
毋固

毋揚飯
注謂已厭
飯黍毋以箸
黍當

毋嚙羹
注亦嫌欲疾也
毋絮羹
注為其詳于味
毋刺齒
注為其弄口

毋歃醢
注亦嫌詳于味也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歃醢主
人辭以實
注優賓
醢者為其淡故
醢者夫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已家不能亨者故

濡肉齒決
注決猶
乾肉不齒決
注堅宜
毋嘔炙
注為其食甚也
啜謂一舉盡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注謙也自從也齊屬屬也相者
而取梁與醬以降也
疏食坐在前南嚮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
而跪白徹已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
容耳若敵者則否相
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注不聽親徹
疏主人
者謂佐助進食者
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
坐也

玉藻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飡主人辭以疏注客祭之儀也客飡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粗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一室

之人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合居者也一食之人一人徹注賓客則各徹其饌

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注以其待已以及饌非禮也

雜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也不

敢以傷吾子

蕙田案以上賓主飲食

曲禮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注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

請益則起注承道也

侍坐于所尊故無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來者疏所

見同等不起注不為私敬燭至起注西異食至起

上客起注敬尊者疏請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

矣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

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注屨賤不陳于尊者之側解屨不敢當階注為妨

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跪而

遷屨俯而納屨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疏此一節叫解屨著屨之法

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嬰也注端意所以為

敬也尊長或使彈琴則為之可疏不畫地者虛云不敢無故畫地也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頓伸也運澤皆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

蕙田案士相見禮曲禮俱有此條而文小異

又案以上侍坐于君子

曲禮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注初長者食耳雖賤不

拜而食注以其禮主人不親饋則不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

醕少者不敢飲注者謂白醕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

御同于長者雖貳不辭注謂侍食于長者辭宜與之同也偶坐不

辭注盛饌不為已或為客設饌而召已注雖偶于客共食此饌不為已設故不辭

玉藻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後食先飯注謙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注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

少儀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注所以勸也疏先飯先君

而後已若注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注亟疾也備噉噉若見問也

疾速而咽小飯備噉噉注亟疾也備噉噉若見問也數噉毋為口容注口容弄口

則止注主人客自徹辭焉注數噉謂數噉之

蕙田案以上侍食飲于君子

玉藻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

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注紳垂則整折也雷裳下緝也

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恆如踐展裳下也雷屋簷也身折故

頤臨前垂頤如屋雷挈水也身俯則宜手垂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敬故下

相見禮

六

賜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坐時侍者在左右耳近君是

以聽鄉皆以左為任也者辟甘之親黨也 疏引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御也黨鄉之稱者謂旁側也引而去

蕙田案以上臣侍君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蓋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則

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

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酒如肅敬貌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疏注

侍君小燕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屣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惟止三爵 疏注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而俟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者味也 疏注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君未覆手不敢餼君既食又飯餼飯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餼者三飯也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論語侍食于君君祭先飯疏注謂臣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也若也侯君則不祭若君以各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木食而臣先食備嘗羞禮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飲以俟君俟君乃敢食也 若

蕙田案此即士相見禮所云君賜之食則君

相見禮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者
也君不以客待之故君祭而臣不祭君側無
嘗羞者故先飯辯嘗膳代膳宰之職
又案以上臣賜食于君

曲禮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從猶就也長者問不辭讓
而對非禮也注當謝不敏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注敬父同志疏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注謂年二十于四十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
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若退之並行若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

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注時不一也先生者人教學者遭先生于道趨
而進正立拱手注為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

而退注為其不欲與已並行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注謂遠視不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
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注橫奉之令左昂右卑請席何鄉請在何趾也注順尊者所趾因于陰陽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注廣敬也虛坐盡後注謙也

食坐盡前注為汗席坐必安執爾顏注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也非規也

少儀排闥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注雖眾敵猶有所尊也有尊長
在則否注在在內也後來之眾皆說屨于戶外疏賓士登席其眾須入戶內者如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闥謂推門扇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先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注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孫孫之心不全燕見不將

命（注）自不用賓主之遇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不請所之（注）正來則若子弟然喪俟事不植弔（注）亦不敢故煩動寢則坐而將命（注）命有所傳

蕙田案以上卑幼見長者雜儀

右經傳相見禮

宋史禮志百官相見儀制乾德二年詔曰國家職位肇分軌儀有序冀等威之斯辨在品式之唯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內司之諸使以至軒墀引籍州縣命官凡進見於宰相或參候於長吏既為總攝合異禮容稽於舊儀具無定法或傳晉天福周顯德中以廷臣內職實從將校比其品數著為綱條載於刑統未為詳悉且令尚書省集臺省官翰林秘書國子司業太常博士等詳定內外羣臣相見之儀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奏兩省官除

授假使出入並參宰相起居郎以下參同舍人五品以上官遇於途斂馬側立須其過常侍以下遇三公三師尚書令引避其值僕射斂馬側立御史大夫中丞皆分路行起居郎以下避僕射遇大夫斂馬側立中丞分路尚書丞郎郎中員外並參三師三公令僕郎中員外兼參左右丞本行尚書侍郎及本轄左右司郎中員外御史大夫以下參三師三公尚書令中丞兼參大夫知雜事參中丞三院御史兼知雜及本院之長大夫避尚書令以上遇僕射斂馬側立避大夫遇尚書丞郎兩省官諸司三品以上金吾大將軍統軍上將軍皆分路餘官遇中丞悉引避知雜兼避中丞遇左右丞斂馬側立餘皆分路郎中及少卿監大將軍以下皆避知雜三院同行如知雜之例少卿監並參本司長官丞參少卿諸司

三品遇僕射於途皆引避諸衛大將軍參本衛大將軍
東宮官參隔品凡參者若遇于途皆避公參之禮列拜
堂上位高受參者答焉四赤縣令初見尹趨庭受拜後
升廳如客禮內客省使謁宰相樞密使以客禮閣門使
以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諸司使樞密承
旨不答焉自樞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禮供奉官殿
直教坊使副辭令官伎術官並趨庭倨受諸司副使參
大使通事舍人參閣門使防禦團練刺史謁本道節帥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謁本使並具軍容趨庭延以客禮
少尹幕府於院長官悉拜防禦本團練判官謁本道節
帥並趨庭上佐州縣官見宰相樞密使及本屬長官並
拜於庭天長雄武等軍使見宰相樞密亦如之參本府賓幕官及曹掾縣簿尉參
令皆拜王府官見親王如賓職見使長府縣官兼三館

職者見大尹同赤縣令六品以下未嘗參官見宰相樞
密及本司長官並拜階上流外見流內品官並趨庭諸
司非相統攝皆稱移牒分路者不得籠街及占中道依
秩序以分左右遇於驛舍非相統攝及名位縣隔先至
者居之臺省官當通官呵止者如舊式文武官不得假
借呼稱以紊朝制當避路者若被宣召及有所捕逐許
橫度焉又令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見宰相樞密使升
階連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見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宣
徽使以客禮展拜太平興國以後又制京朝官知令錄
者見本州長吏以客禮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見本使
如郎中員外見尚書丞郎之儀咸平中又詔開封府左
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及諸曹參軍到畿縣見京尹並
趨庭設拜六年命翰林學士梁顥等詳定閣門儀制成

六卷因上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此品素無定列至道中筵會在知制誥後郎中前今請同諸司少卿監班位在上如官至給諫卿監者自如本品朝會大宴隨判使赴長春殿起居引駕其朝會引駕至前殿與諸司使同退大中祥符五年復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詳定儀制文武百官遇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並避起居郎以下遇給舍以上斂馬御史大夫遇東宮三師尚書丞郎兩省侍郎分路而行中丞遇三師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將軍並分路而行知雜御史遇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位上將軍分路而行三院同行如知雜例不同行遇左右丞則避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遇三師三公尚書令則避郎中員外遇丞郎則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本司長官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大夫中

丞知雜御史並避權知判者不避遇兩省給舍以上斂馬京官遇丞郎給舍大卿監祭酒以上及本寺少監卿司業並避諸軍衛大將軍以下遇上將軍統軍亦避詹事遇上臺官如卿監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僕遇東宮三師三少並避遇上臺官如少卿監例中允以下遇東宮三師三少並避遇賓客詹事斂馬遇上臺官如太常博士例應合避尚書者並避三司使其權知開封府如本官品避其臺省官雖不合避而職在統臨者並避武班內職並依此品大觀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等奏二王出就外學其初見及侍王禮儀講說疏敷之節請如故事手詔案祥符故事記室翊善見諸王皆下拜真宗特以張士遜爲王友命王答拜以示寵榮今講讀輔翊之官職在訓道亦王友傅也可如例命王答拜

羣臣赴臺參謝辭者新授加恩出使者尚書侍郎則三院御史各

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三院仍班迎不坐班即不赴節度使賓客太常宗

正卿則御史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兩使留後至刺史

祕書監至五官正上將軍至郎將四廂都指揮使及內

職軍校遙郡以上樞密都承旨及內職帶正員官者四

赤縣令三京司錄節度行軍至團練副使幕職官任憲

御者皆御史一員對拜中丞大夫對揖亦令揖訖進言得若參風憲再揖而退

曾任中書門下及左右丞皆不赴加階勳食邑章服館

閣三司開封府職事及內職轉使額軍額亦不赴臺謝

僕射過正衙日臺官大夫以下與百官並詣幕次致賀

然文官一品二品曾任中書樞密院者不赴大夫中丞則郎中少卿監大將軍以下亦

明史禮志品官相見禮凡官員揖拜洪武二十年定公

侯駙馬相見各行兩拜禮一品官見公侯駙馬一品官

居右行兩拜禮公侯駙馬居左答禮二品見一品亦如

之三品以下倣此若三品見一品四品見二品行兩拜

禮一品二品答受從宜餘品倣此如有親戚尊卑之分

從行私禮三十年令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品近

者行禮則東西對立卑者西高者東其品越二三等者

卑者下尊者上其越四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坐受有

事則跪白凡文武官公聚各依品級序坐若資品同者

照衙門次第若王府官與朝官坐立各照品級俱在朝

官之次成化十四年定在外總兵巡撫官位次左右都

督與左右都御史並都督同知與副都御史並都督僉

事與僉都御史並俱文東武西伯以上則坐于左十五

年重定都御史係總督及提督軍務者不分左右副僉

俱坐于左總兵官雖伯亦坐於右凡官員相遇迴避洪武三十年定駙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側立須其過二品見一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駙馬引馬迴避遇一品引馬側立遇二品趨右讓道而行四品遇一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二品引馬側立遇三品趨右讓道而行五品至九品皆視此遞差其後不盡遵行文職雖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勳戚大臣而其相迴避者亦論官不論品秩矣凡屬官見上司洪武二十年定屬官序立于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答揖其公幹節序見上司官皆行兩拜禮長官拱手首領官答禮凡官員公座洪武二十年定大小衙門官員每日公座行肅揖禮佐貳官揖長官長官答禮首領官揖長官佐貳官長官佐貳官拱手

庶人相見禮洪武五年令凡鄉黨序齒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謁拜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凌侮者論如律二十六年定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其師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近別行揖禮其餘親戚長幼悉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近別行揖禮平交同

右列代相見禮

書舜典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禮五玉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贊以見之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

帛生死則否 疏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于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元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元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纁為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贊羔雁不必有飾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玉帛生冠皆所以為贊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贊同也五器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卽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

朱子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贊為復也

蕙田案注疏以五器卽五玉乃復卽復還其贊朱子蔡氏皆不從之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注摯之言至所執以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玉為瑞禽云贊以相對為文

鄭氏鐫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贊贊之為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下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贊焉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瀆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

雞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纁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鶩取其不飛還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贊疏天子諸侯之臣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是以上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凡以皮配帛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于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孤相見之時以皮設于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

鄭氏鐫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以獨一人要當特立無朋然後足以稱其位行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故執以皮帛羔羣而不黨鹿乳而有禮六卿分職各率屬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諛故欲其羣而不黨循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雁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為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雁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雁也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文章為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古之五帛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犢詭慶伶州鳩之律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質

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雜直矣易氏祓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為臣亦謂之諸臣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改于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

陳氏禮書書之言贊有三帛周禮言贊亦三帛周禮

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贊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贊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爲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贊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元纁故婚禮納徵元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元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雁以纁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贊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贊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雁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執雉而昏禮用雁以贊不用死且攝盛故

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衽領必
穎黼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雁
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雁旭日
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雁士禮也賈公彥
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雁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脮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
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脮與夏
行脮脯同意臣之於君莫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
敵以下授贄而不莫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
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
親迎稱賓則贄以雁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士
相見禮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
傳質為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

其君者也工商亦然

蕙田案陳用之謂庶人工商見君無贄其說
非是經云六摯以等諸臣庶人工商亦稱臣
則宜有摯矣易祓之說是也

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其摯三公執璧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雁

王氏昭禹曰三公之所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于其職射人
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于此亦以見賓而弗敢臣之意
劉氏迎巨羣臣之見天子莫不各有所摯宗伯以六摯等諸臣唯不及三公三
公執璧乃見于射人之職夫以三公下執子男之璧非所以改容而禮之者不
知子男已出封禮不嫌于亢若三公未就封則臣子也見天子之摯而執上公
之三幾于太過是宜宗伯禮官之長不列之諸臣亦以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非
若孤卿大夫有
常員有常摯也

陳氏禮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
始封執帛後遷執珪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雁成羣
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

禮書卷之三十三相見禮
三

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以羔雁雉為摯見者亦及以給王膳

夏官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注擯士告見初為士者于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元謂膳者人于王之膳人

陳氏禮書凡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

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所貴寶見傳者若犬豕鹿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司約治摯之約次之注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劉氏辨曰治摯之約謂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先王所以叙諸侯分貴賤莫不依其爵祿高下以為之贊也

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注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說者以表天子之至也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此惟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

陳氏禮書天子無客禮于天下而有贄禮于鬼神禮記凡摯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其介鬯則天子

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啜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贊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贊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蕙田案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此以邦國與諸臣相對而言其實六瑞亦摯也書舜典云班瑞於羣后又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左傳云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曲禮亦以鬯圭與羔雁雉匹同名為摯然則王之鎮圭執以禮日諸侯之圭璧執以朝聘其為摯何疑焉

童子委摯而退

退不與成人為禮也疏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改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謂童子也

陳氏禮書童子之禮衣不裳履不絢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

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為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馬鞅也拾射鞞也矢猶箭也車在野無物故用此為摯也不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之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用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耳

陳氏禮曰或野外或軍中隨時有用之

陳氏禮書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日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之摯棗脯脩棗栗

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棗栗也棗實似栗而小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而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為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脩脩其棗所用無文

陳氏禮書昏禮婦見舅始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

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筭殿修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洽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邊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棗栗陽也故贊於舅脯脩陰也故贊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籩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為贊而已哉

執禽者左首

儀禮左首尊 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左首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故執之

節羔雁者以纘

儀禮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 疏飾覆也畫和為雲氣以覆羔雁為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雁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纘此言纘者彼是諸侯之卿大夫與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陳氏禮書先儒謂節以纘者天子之卿大夫也節以

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雁有飾維而亦左首雁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

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

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

宗婦覲用幣 述禮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 左氏傳秋

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

帛 注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注卿執羔大夫執雉士執雞 以章別也 注章所執之物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注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疏先儒以為棗取其戰栗也素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

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

羊傳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 脩者

脩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文姑以 脩者

棗栗傳男子之贄羔雁 脩者

雉膳婦人之贄棗栗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 也

定公八年左氏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

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禮也

命卿與大夫俱執雁今見士執羔始知執羔之尊于是始尚羔命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

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用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

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矣補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

今尊之耳若本爵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鄭眾云天子之卿

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借天子之卿也魯人效

之而始尚無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

掌客見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雁

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云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是

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于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傳文之乖于禮者當是

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雁此是當時之失失于偏下以晉卿失于偏下

魯卿不應偏上益明賈言將卿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于是始知執羔為尊或

蕙田案孔疏駁賈鄭一說是

孟子出疆必載質 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

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 禮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難之屬也

蕙田案周禮禮記作摯尚書左傳作贄孟子

作質古字通用

荀子周公謂伯禽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

見者五十人貌贄之士百餘人

春秋繁露凡執贄天子用鳴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

用雁雁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

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贄羔乃有類

于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

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

禮記卷之三十三相見禮

三

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
本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

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于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賜有似于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于身者盡爲德音發于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猶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賜天子其

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合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說苑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于中必見于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白虎通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幅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

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
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
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
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
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
以雁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正童子委贄而退野外
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正謂鶩也卿
大夫贄古以麇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
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
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麇明
古以麇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
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
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

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
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
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
人之贄以棗栗脯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
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
夫人以棗栗脯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
戰慄自正也脯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
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脯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
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
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

蕙田案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
麇執之注謂秋獻麇有成禮如之也白虎通
據以爲古摯用麇鹿恐未然

通典古者人君及臣重于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于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事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于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摺大珪執鎮珪藻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珪視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厚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雁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故以璧爲贄不必飾以蒲穀諸侯賓射之時卿大夫士亦皆執贄見其君如天子卿

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德者也

陳氏禮書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儉還之大夫於常爲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摯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卽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旣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通典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案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圭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圭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觀二公率以進退執桓珪正朝則與羣公執璧案周禮王官惟公執璧漢代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

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于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于六卿其執贄如孤可也其朝正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于孤實卑于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頰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績諸侯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

禮記卷之三十三 相見禮

三

位卑于卿今三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
 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賜
 勞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以纁諸縣千石六百石即古
 大夫若或會觀宜執雁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
 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庶人在官
 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者從士禮執雉可也
 隋書禮儀志天監六年詔元日受五等贊珪璧並量付
 所司周捨案周禮冢宰大朝觀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
 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
 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莫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
 鄭元注觀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于外漢時少府職
 主圭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

右贊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

參校

李太僕總督蘇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一

軍制

蕙田案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居其首蓋先王以禮治神人和上下將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國不能無變禮易樂自悖于王章者禮之所不能治則兵以威之初非勞民動眾以快一人之私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此邦國之所以同也成周之制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隸之司馬而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為比閭族

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兵即農也
吏即將也國不知有養兵之費而將亦不得
擅兵之權其法最為盡善三代以後兵與農
分其規畫經制代各不同史家具在可略而
言也史志之例以軍制人之兵志以出師命
將告祭凱旋諸儀人之禮志然制軍定賦實
為國以禮之一大端其所繫尤為重大茲編
次軍禮特以軍制為首鄉遂都鄙出軍多寡
不同由于田制有異略述先儒之說以類附
見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

陳氏傅良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
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

為也

大師之禮用眾也注用其義勇 疏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一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 大均之

禮恤眾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役不均者皆是諸侯備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眾以均之

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田習兵 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簡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眾也注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簡其車徒之數

大封之禮合眾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眾其民 疏知大封為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

力強弱 隨地遷移不得合眾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眾鄭兼言溝塗者古境中亦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

蔡氏德晉曰大師以征強暴使士卒咸致其死故曰用眾大均以平賦役使貧弱咸樂其生故曰恤眾大田以習兵教戰簡眾謂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以築建浚鑿任眾謂事其強弱之力大封謂封建諸侯如召伯城謝山甫城齊與凡釐正疆域皆是合眾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眾而不散也此五者軍禮之目也

蕙田案軍禮之目有五大師大田之外有大
均以平賦役周禮均人職云均地政均地守
均地職三年大比則大均是也大役以興工
作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大

司徒云大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鼓人云以橐鼓鼓役事是也大封以正疆域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是也此三者當為司徒司空之職掌而屬之軍禮者建大事起大眾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先王以講禮而寓馭眾之權其義固深且遠矣自封建廢而大封之禮無聞歷代史書所述賦役之制即周禮大均大役之遺意然自通典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文獻通考會要集禮諸書及歷代史志未有以賦役入軍

禮者今因其體例更不編入仍取太宗伯一條冠于軍禮之首以存古典之舊云

右軍禮之綱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國四方

之亂者

魏氏校曰大司馬之職唐虞無之議者謂古以兵刑合為一官然考夏書允侯命掌六師夏承唐虞之制則古當有大司馬之官但于經無考耳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答臨頌

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為其太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詩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眾名易師象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言眾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為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為名謂卿行旅從之類

葉氏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眾僅制為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氏觀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賦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
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
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俾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
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
六軍此鄉遂
制軍之法

蕙田案葉氏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
時沈君冠雲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
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
之定制諸說皆無據不足信

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
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
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

何氏曰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
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凡擐
甲而即戎者皆農也秉麾而馭眾者皆卿大夫也兵
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
也

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
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于行陣事已則歸
之于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
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常武整我六師

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

傳天子六軍疏一卿將一軍

書泰誓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五禮集名卷三十三
四
蕙田案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孟子萬乘之國

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禮記坊記正義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

蕙田案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者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
又案以上天子六軍之制

禮記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蕙田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一圻也明乎此可得軍賦之大凡故錄于此鄭康成地官載師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內置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

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蕙田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又其地為溝洫不為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為六遂餘地為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為二又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為野此數項皆朱子未定之論

又案葉氏禮經會元於王畿千里之圖王宮之南列近郊遠郊甸地稍地縣地置地王宮之北列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考場圃九等田即在遠郊內公邑即在甸地中稍縣置即家邑

小都大都葉俱分為二者謬陳祥道禮書王畿之圖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邦甸二百里邦甸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最確勝葉氏之圖遠矣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疏大司徒主

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為一比云云

鄭氏康成序官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疏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為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一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蕙田案司馬法百里為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眾說見尙書正義

又案蔡氏德晉謂比閭以五為數族獨以四為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

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極精

陳氏禮書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面各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牧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伍旅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出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何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疏六軍之士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五卒為旅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者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有溝溝上有柵柵有血血上有塗塗有滄滄上有道道有遂遂上有徑徑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而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為義

蕙田案說文四千人為軍今世俗本說文蓋非許慎之舊不足為據

陳氏傳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為伍則

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為卒縱橫皆兩其為軍賦因此而已

鄭氏鏐曰說者謂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為卒則縱橫皆兩矣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到第三便著一箇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鄭氏鏐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猝司馬主于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

之不可得矣

又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小司徒會六鄉之民以為卒伍軍法起于鄉故先言軍旅後及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于野為多故先言貢賦後及師田

陳氏禮書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之至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之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事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十里為連十連為鄉出則五人為伍十伍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蓋倣先王之遺制然也

高氏愈曰成周教民之法自比閭族黨始至管仲專以其法課軍政則親遜之風微矣秦法五戶為伍十

伍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
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之老游徼十
亭曰聚聚有嗇夫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蓋總計之
以二百五十萬家爲一縣亦大略本周制而變之也
蕙田案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
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蓋甲士者
步卒之領袖也

觀承案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出
軍之制相配如此然案之田賦一甸共出一
乘甲士止有三人蓋合四邱始出三甲則一
邱固不能正出一甲也今如此配合則一甸
當容四甲而合三甸便可多出一乘矣魯人
作邱甲正是如此乃增賦之術也然甸出一

乘雖止七十五人而又有炊家子等二十五
人將重車在後則一車原有百人或者七十
五人但舉甲士所領每一甲有二十五人而
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亦有一甲士在內但以
爲副貳而正數不算故乎

高氏愈曰先王因教民之法卽推之以定軍令而行
於鄉遂達於都鄙且兼及於天下者也蓋比閭族黨
州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追
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同里合伍之民恩足相郵義
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
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功不成哉至管仲倣之
以爲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
情渙散不可團結卽以賦役一事言之或東家而與

西鄙為朋南鄰而與北里為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
徵召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秦越無惑乎舉
動乖張牴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矣

蕙田案以上六鄉出軍之制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
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建政書廛或作壇郊或為高郊可農云增請為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
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
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材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
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廛里者若今之邑里居安廛
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兩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
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
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
于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
所受田也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
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
溝澮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
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
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
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廛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賈田也

收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疏司農云廛空
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
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彼解之司農云
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
士為仕依孟子圭田解之正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為縣官賣財
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
為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
若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後鄭以為府史等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
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
夏官司勳云賞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
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
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
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
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
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
萬夫也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
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牛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
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牛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
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
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蕙田案此段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

觀承案此條鄭氏但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算

一夫而受二夫之地倘未有另立治溝洫之

夫不出稅之說也古者寓兵於農兵尙即在農內安得農夫治田出稅之外另有治溝洫不出稅之夫乎後來既立都水使者因別有治河之夫康成乃以此擬古者井田之法別有治溝洫之夫此與以口率出錢解三代田賦者何異其辨另詳於後

蕙田案以上厘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比懼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迫宵起徒役如六鄉疏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逐土地有萊也

陳氏禮書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

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

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

五鄣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

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蕙田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

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

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

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

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

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

十八萬家也鄭志答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

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

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

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
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
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
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
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
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
五千家康成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鄰里鄰鄰遂通率六
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
之地也下劑致毗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除
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
未可定舉其大略亦可見矣

又案以上六遂出夫之制

禮記坊記正義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

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
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
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
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
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
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孔穎達正義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
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
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
可私備故也

蕙田案鄉遂出軍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
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
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

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
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
牧矣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
之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
車而毛傳解為出車就馬于牧地知車為國
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之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

陳氏禮書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
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

夕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
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
田在鄉也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
之田任疆地

陳氏禮書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
者謂之削以其削于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
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于上故也邦都之
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
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
之疆載師所謂疆地是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

令貢賦

元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有
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
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
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
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
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
四千九百三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千三
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
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里之
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
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
步百步為畹畹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匹三十家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人為終終十人為
三千家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人為終終十人為終終十人為終終十人為終
士千人徒二千八人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
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
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則為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
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
縣為都都者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掩書土田之事并衍沃
者饒沃之地九夫為一井牧隰皋者下濕曰隰近皋澤之地夏后少康云云哀公
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為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
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八人言一旅舉成

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內地有
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
夫所治况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
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合乃成其事耳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衷十七年衛
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請使良夫乘衷甸兩牡而至引
之証甸得為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者厓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邱為甸甸與
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
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
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有
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
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為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
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邱為
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
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
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甸
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洫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云四縣為都
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以上
並據通洫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同
開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
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
九萬夫云其四千九百三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
里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
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六十四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行計得四千九百三十六井井有九夫四萬九千九百三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為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

五里為一里

古

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八十截一行八十
井八夫六十四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
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也云三千六百
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都五百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夫同
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卽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
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井不出稅使之治
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者匠人云井開有溝成開有洫同開有澮是井田之法備
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
而言是止于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
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內四都成一大都一都之內
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內四都成
餘三都謂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內四都成一大都一都之內四
都一縣田稅入于王餘三縣田稅入于王餘三縣田稅入于王餘三縣田稅入于
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都之中以一甸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田稅入
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邱爲甸是家邑據稅于王者而言四縣爲都其地之稅四
故以此解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稷作言晦百爲夫謂一夫所受之地方
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其出穀稅屋三爲井者謂九夫爲井似并字云井十爲通
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一行十井十井爲一夫之地也
三分夫一惟有一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
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土一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土謂甲士徒謂
步卒云通十爲成成通爲匹馬云土一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土謂甲士徒謂
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成之內有
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成惟有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

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
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
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終同謂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爲百井
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
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
鄭氏鐔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爲井田之制可
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蔡氏德晉曰井牧者衍沃之地則爲井田隰泉之地則令畜牧而井田之授于
民亦視其地之上中下而加萊田當其休不耕之田亦以爲畜牧之用如大司
徒及遂人
職所云也

蕙田案鄭氏以牧爲畜牧王次點亦云然蓋
未檢左傳之故蔡氏信之非也
賈公彥冬官匠人正義方十里爲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
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
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
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甸稅緣邊一

五豐集卷之三軍制

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閭有洫故使其治洫也云
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
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
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
澮也

朱子語類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
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概依他如此說

蕙田案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
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
成以爲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
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

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
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爲殷畿內
亦九十三國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
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之廟者千七百七
十三注云八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
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疊內大國九凡
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
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
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
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
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爲
有致仕者副之者在朝既有正田今旣致

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且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于王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疎之異親寵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疎遠者與大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爲夏制載師云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賈公彥以爲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疎者在小都次更疎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明殷蓋因夏正義泥鄭氏尙書注萬國之數四百國在畿內因謂夏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殷畿內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兩天子縣內文前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

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閔田後云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二文數適相符祿士閔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也鄭於前文旣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縣內定爲夏制而正義又創爲夏畿內皆五十里之說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

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亦同此說

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又方百里者九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四十九計之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共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爲方十里者凡八千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
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
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
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祿士
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
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
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
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
建本崑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
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共只八萬夫與上九

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
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澮一條除去也其誤明
矣

又案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
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
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
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恐治溝洫之夫
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注
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
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爲匹馬成出革車一
乘云云定爲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
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

一或之內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內尚有治
洫澮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
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
大略者皆以此爲例其有曲別分析者皆不
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
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
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
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
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
至于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
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
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小司徒注成

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
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
治溝洫矣卻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
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
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
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
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
並無治溝洫在內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
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
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

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
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照加八田實之數算
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漁者二
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
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
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也若據司馬法而
以除去溝澮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家
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一百八家治
澮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
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
家治澮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
所為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
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為細加分析耳

安得謂治澮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
內耶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而言
夫則皆指地言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為比之家指人
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
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
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
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
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澮乎
惟小司徒云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
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
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為謬耳又案詩正
義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

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
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
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
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
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
証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
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
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
亦在其內故三分去一又案鄭遂人注去山
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
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
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

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
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
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說何以謂大略則然細別
則否也賈公彥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
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
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
若東都地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
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
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
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是以許慎五經異義
左氏說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
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滄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說益

見賈疏之精細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三夫方千里百萬井之內應除去六井一圻除三十六萬井則是多于三分之一賈疏所謂山林多于

平地也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或反誤認爲一故又申論許慎之意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

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
 賈合也孔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
 牧而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
 耳孔又申許慎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
 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
 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
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爲三故九等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
 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
 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
 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
 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
 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
 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

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
 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
 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蓋左傳九等周禮九
 等禹貢九等各自不同穎達之辨悉矣
 又案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
 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
 洫者反多於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畫一假
 如一同九萬夫其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如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
 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
 四十夫是爲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於一同
 出稅之夫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甬遂
 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

澮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
 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
 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
 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為正詩噫嘻正
 義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蓋從鄭說祭義築
 養蠶宮牆仞有三尺為牆高丈故仞七尺也
 澮廣二尋已倍于澮孟子疏十丈曰尋其深減二
 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今六
 寸澮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二仞
 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繞一同則其長四
 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八十
 一夫澮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五尺
 居澮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以三

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澮之廣
 深方積較澮不啻三倍幾四倍七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
 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易損壞
 而施功難澮深合今尺約九尺脩築開鑿之
 功多澮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澮
 自當差十倍脩築開鑿之功已少井田之法
 成開有澮同開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
 則未滿一同但有澮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
 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澮當其既滿
 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澮分治澮之夫以
 治澮是同中出稅治澮之夫亦即成中專出
 稅不治澮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
 也不當但執一成以為定法也至成中出稅

之夫多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
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
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
一同出稅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澮者少則
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
稅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稅獨多一
同之民受田多出稅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斷
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如執
一成爲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澮則
必同中亦有澮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
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是矣今
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澮而仍欲使三
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澮之民兼

治澮矣其可通乎故不得不出稅中抽出
一萬二千七十八夫治澮此出稅所以少也
或人之疑非是又案同除三千六百并三萬
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
六成緣邊一面卽澮內三面有澮較每成除
夫地治澮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
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澮二萬三千六百
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
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澮也每十里
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倍有半
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
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澮今
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

或又疑都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
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
案賈云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
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
小司徒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
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
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
夫存五百一十三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
四夫治澗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三十二
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
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
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
十五井除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
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
六夫治澗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
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
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三萬二
千四百夫治澗若除公田則宜除四百井存
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八千八
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
之也蓋公田卽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
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
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
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
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

一 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萬夫
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三十三夫四百五十畝
四夫及半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
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
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
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解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
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
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
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
之地每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
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為六分夫之一即三分夫之一也又
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
二十八萬井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

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內十八分
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
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九十九夫井
一百七十一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
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
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
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解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
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
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
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

五同軍制
同

五十四萬夫 五十成四萬五千夫 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
泚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
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泚一
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
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
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
仍餘七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 凡滿同
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
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二存
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百
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十夫
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二十

五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去多於
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
四每五十夫去十八存三十二每二十五夫
去九存十六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四夫
及半夫之地存八夫存多於去其未滿一成
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小司徒正義云方
里為井井閒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
為成成閒有泚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泚者皆
不出稅獨言治泚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
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泚言之矣今
案泚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
倍溝廣深較泚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
損壞而施功易較泚又當差百倍脩築開鑿

之功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
匠人注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
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蓋即令出
稅者治溝不當有治溝不出稅之法費公彥
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
為澮澮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
治之故有治澮澮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
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至精非有所闕
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澮澮存一
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
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為例亦可云
十六家出
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澮澮存一百九十二
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

成者皆以此為例亦可云六十
四家出十八今稍縣都三等采
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為細推出賦實數稍滿
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
夫算下做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
之四為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
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
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為地
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
一強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
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
為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
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
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為地四十六

五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
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有一
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依
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
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
九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
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
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
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
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
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
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
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

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尙
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
之得四軍尙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
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
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
澮者少澮之功雖倍澮究之澮澮所以爲民
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
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
家已可出百乘尙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
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
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

成者皆以此爲例今再爲逐節推之稍滿同
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
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
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
十五家計一乘尙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
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
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
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成八十一家
計一乘尙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
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
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
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
六十七乘其騎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

三等都鄙所出土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
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穎達
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
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
知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何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
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漁四都方八
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爲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漁三千六
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倉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至四
縣爲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
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邱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
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
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也大
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一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
必講旁加之
人專治溝洫
陳氏傳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
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觀承案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方八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
八十里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
方百里爲同漢志小司馬之法方一里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
爲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方千里是
漢志與小司徒異而與匠人同也是以司馬
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小司徒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匠人合是二法不同然其實亦無二所謂甸
方八里者去旁加一里而言成方十里者合
旁加一里而言耳旁加一里者或謂是三分
去一之法古來論田制皆以三分去一爲算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有山陵川

澤溝塗城郭宮室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載師注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
地也三分去一餘亦六百萬夫此其大略也
然方八里方十里之田制已除去山陵川澤
溝塗城郭宮室之不爲田者而言安得又於
此三分而去一乎於是三分去一之外又鑿
爲除去治溝洫夫不出稅之法則更不合於
理矣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州鄉之農卽
是伍兩卒旅師軍之眾耳農之外未嘗有兵
安得助耕出稅之農之外又有治溝洫不出
稅之夫乎蓋耕田與治溝洫本是一體之事
溝洫既定農夫於耕耘之暇時加修理之足
矣必不另設爲治溝洫之夫也或者知其不

可而專以井收二而當一之法解之庶幾近
似而亦未明也夫井田之制既以八家同井
井九百畝若以二而當一則同井止得四家
而非八家或一井當有千八百畝而非九百
畝矣奇零參差不將紊亂畫井分疆之良法
也哉是不知甸方八里與成方十里者本無
二法蓋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者專指其井
田常制而言方十里爲成之田得百井者兼
指其旁加一里之通法而言也則所謂三分
去一者亦當指此旁加之一里耳蓋方八里
爲田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卽四面合爲方十
里又得四九三十六井是六十四井者三分
所占之二三十六井者卽三分所去之一也

此三十六井包於六十四井之外井邑邱甸
中之溝洫正灌注匯流於其間其田不甚肥
美卽史記所謂汙邪甌窶之地而已則周禮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
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與遂人所謂上地百
畝之外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
畝大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中地食者
半下地食者三之一亦當指此而言耳蓋但
據其畝數均算以饒與瘠地之民不必截方
成井如是則中間之六十四井乃上地旁加
之三十六井爲中下地不妨奇零參差以加
於百畝常制之外或二而當一三而當一以
準上地百畝之常則謂三分去一者專計甸

中之井而去旁加之一里而旁加一里之說
乃實有據而經文不易一易再易萊五十畝
百畝二百畝可食者半與三之二三之一者
皆觸處而可通矣惟康成治溝洫夫不出稅
之說則斷乎其不可信也

蕙田案鄭賈以甸方八里成方十里二數不
同故分實出稅治溝洫二種其說甚詳余既
為疏釋矣方氏從王次點陳君舉以鄭說為
非似更直截並存之以俟考訂者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變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為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為甸與維禹甸之數同郊特牲邱乘其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穀一乘是以乘為義如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

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一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陳氏禮書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
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惟社邱乘黍盛是也以乘
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
甸者乘之地

周禮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

注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維禹甸之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言徹徹是軍徹故訓為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致改也易氏被曰邱即四邑為邱乘即四邱為甸總名之曰邱乘軍制之始也

蕙田案王氏曰邱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
令司馬所掌邱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

邱之地也所謂徒役輦輦蜃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從四邱為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邱乘鄭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邱為同以乘為一切士徒其說非是

王氏應電曰井邑邱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為名命之治其賦也

蕙田案葉氏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邱乘即為邱甸改為邱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使邱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邱甲之事變亂周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又案以上三等采地

右出軍之制上

